尚書今古文集解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多士第二十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　謹案元年當爲八年或七年說詳洛誥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王侍郎伯申云大誥弗弔天及此弗弔旻天皆當連讀莊云弔古文叔字讀爲淑善也弗淑猶言不造不弔也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孫云佑釋詁作右

孫云佑助也將奉也勑同飭正也言天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勑正殷命以終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馬本作翼義同正義鄭王本弋作翼王云取也段云弋翼古音同僞孔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馬曰翼取也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莊云惟天不畀允句與多方惟天不畀純同固江氏聲从薛季宣書古文訓作恴云古怙字郭夏皆以恴爲尚書固固不當从心郭夏又無古文怙江說是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畏如字一音威莊云讀威是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釋文于時夏馬以時字絕句莊云庸帝之帝當爲適壞字也釋文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段云嚮當作鄉衛包所改佚泆佾屑逸古同音字

江氏聲云引逸謂引進遺逸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曰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言湯責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也　孫云格同假釋詁升也降格猶言陟降有辭言有罪狀也論衡曰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此今文家說也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謹案王充以上帝爲舜非也傳意本之不如江說爲長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恤史記作率

孫云明勉也恤顧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莊云失當爲泆澤當爲斁史記作帝無不配天者帝字屬下讀殷王亦罔敢泆句

謹案董子說三統之前推而遠之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注同之天神毛詩傳審諦如帝帝與禘諦通言殷賢聖之君無敢淫泆故其終也大禘之禮無不配天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曰帝乙以上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泆魯世家作佚

史記訓爲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謹案天顯天之明命酒誥所云畏天顯也民祗民事所當敬

者酒誥所謂罔顯于民祇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謹案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也有辭有舉狀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傳曰周王文武也丕靈承帝事言明德恤祀天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祟于牧野告天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蔡氏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事不貳適之謂也殷士膺敉[illegible]

將于京王家我適之謂也　傳曰不正紂不能正身念法

莊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為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為天子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下闕　莊云不敢有後即無違今文義長召誥曰位在法元是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肆矜論衡引作夷憐段云夷肆古音同部矜當从漢碑作矜翁如鄭鄭今文也繆典說文矜字皆譌从今而古音亾矣王伯申云肆矜二字連讀下文罪矜二字亦連讀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論衡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孫云矜擇也敢猶言不敢也　王伯申云率同聿詞也肆緩也言我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漢石經多士上有告爾二字奄說文作郁移同迻遐俗字當借遐逖古文作逷遜當作孫或作孫下同

莊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即多方是也當

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拔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卽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國謀是也　謹案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後集降命謂下令卽作誥王往非并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莊云當移入多方篇

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卻也漢石經洛皆作雒惟皆作維賓作賓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幹條字當作榦釋文音徐本作翰音同下篇放此

莊云宋王柏書疑謂多方篇自王曰烏乎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是此篇錯簡亦宋人改經積習但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尙爾士有服在大僚是二篇前後相應不爲無見成王伐奄時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尙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互錯當改正　謹案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故辭氣多駿厲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旣定故詞氣如和風甘雨莊氏珍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十三字及爾乃自時洛邑至有服在大僚三十九字入此篇而以此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十三字接此爾乃尙有爾土以下四十字入多方篇文義如天衣無

經質諸聖人而不易者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江氏聲曰居居業也詩曰職思其居　孫云幹體也楚詞云去君之恆幹廣雅釋詁幹事也　王肅云女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　謹案殷民之未爲惡者可以迪簡在王庭習惡者身雖有之而不可用其小子之去故取新者乃可興起之夏時書鳴隼之義成王所以命蔡仲也從爾遷言從女爲始遷成周之祖以誘勸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莊云王曰下當重讀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句又曰二字衍說見康誥又云古文字弓故字形相近或卽古文國字言我也言我與爾子孫居洛㠯久今雖新邑彼卽古國自我與爾爲始

居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二終

仁和邵順國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曰烏乎君子所其無逸段云無逸書大傳作毋佚史記論衡同今文也漢石經作毋劮漢書師古注引作亡逸

鄭曰烏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稽漢石經作嗇王伯申云古依隱同部聲白虎通衣者隱也

論衡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文王以爲當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相息亮反諺五旦反○乃諺既誕漢石經作乃憲既延否作不莊云不當爲丕石經丕否皆作不

莊云史記云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訓憲爲業訓延爲久是史公從安國問者亦同今文矣

周公曰烏乎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昔在中論作在昔釋文嚴馬作儼段云古通用自度漢石經作自亮治作以祗史記作震享史記石經作饗莊云依傳疏讀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荒甯句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鄭曰中宗大戊

也又曰恭在貌敬在心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傳曰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疏曰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時中論作實屬下讀暨古文當作臮商頌譜作洎亮陰論語作諒陰禮記作諒闇書大傳作梁闇漢五行志作涼陰雍禮記史記作讙嘉史記作密邦作國無時或二字九年作五年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論衡同

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又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

宰信默而不言 鄭曰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又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不言政事又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小人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鄭同 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傳曰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
稱祖正義殷本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
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衞彪傒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
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甯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
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
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鄭元云云妄造此語也
傳稱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
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孫云呂氏
春秋後漢書郅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之事書傳史
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也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爲祖甲亦
同馬鄭王肅說本劉歆毀廟議皇甫謐帝王世紀僞孔傳同

之或今文家異說也　段云今文祖甲當爲太宗序亦當爲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今本史記或淺人用古文改之下文今文當是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實勝古文鄭注失之誤王肅失之瞖矣

自時厥後立王　漢石經或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洪氏隸釋云此碑獨缺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立王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生則逸中論引不重出勞下有苦字耽論衡引作湛之從後漢鄭崇傳論衡中論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鄭崇傳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無自時厥後句段云古文或今文有同顏字四三中論作三四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段云大傳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毋伏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

爵蓋古文厥亦惟我周今文厥兆天子爵今文即肇基王迹之謂孫云兆亦字形相近顧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屬下讀莊云宋元本引書逸篇非與逸篇也王伯申陳恭甫說同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釋文卑如字馬作俾使也

孫云抑抑愼密也服功皆事也文王就卑賤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段云恭漢石經作共孔傳亦不訓敬與恭別漢石經民作人鮮作于谷永傳引同今文也鮮恐于之誤羊于字形近又因下鰥字魚旁而誤增之漢石經鰥作矜朱武曹云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斯于皆辭也

傳曰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昃本亦作仄遑楚語作皇段云遑俗字衛包所改楚語引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是約舉之古政正通供當作共盤于遊田晏子引作盤遊于田田西京賦引作畋莊云江氏聲據國語漢書谷永傳漢石經謂以庶邦以萬民皆衍文然據石經自亮以民卽以萬民惟政之恭義此庶邦與上萬民互錯耳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朱云中終古通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作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供石經殘碑有酒毋劮于游田維下闕二字是今文經作酒于逸作劮游下無于字供作共與谷永傳同亦無以萬民三字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

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漢石經作兄況通孫云況益也皇暇也謹案耽當作湛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謹案訓順古通段云今文無作毋受作紂孫云酗當作酌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乎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釋文馬本作輈莊云說文言部子部兩引此句皆無民字胥字譸毛詩爾雅作侜郭注引書亦無民字胥字段云後人因傳文而增之也莊云二字當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聽漢石經作聖又作人乃訓變亂正刑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莊云不聽當爲否聖下同詩云或聖或否訓當作馴假借字兩否字俱讀丕王觀察云違與偉同亦怨也

周公曰烏乎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謹案迪哲猶言由聖與否聖相友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皇自漢石經作兄曰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　王曰況滋益用敬德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謹案辟法也綽緩也叢聚也

周公曰烏乎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烏乎作於戲無其字匡謬正俗云古文烏虖今文皆作於戲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三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君奭第二十二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　說文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後案明邵又有奭字形相似又有𥇖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籀以爲名醜奭則名奭也

孫云史遷說召公不說在周公當國之時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以爲在致政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次在多士後疑非當國時矣　謹案莊氏書序說義以爲此篇作於成王未迎周公之前最當豳風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可破一切妄說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

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莊云弔古文叔字說

見大誥段云墜俗字當作隊終漢石經作遺釋文馬本作崇云充也祥石經作詳

鄭曰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與亡以爲戒

烏呼君已曰時我釋文已音以莊云當音記即說文㠯字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莊云遏佚前人光在家句不知天命不易句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

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大應棐諶乃亾隊命○孫云經常歷久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沖子

孫云迪道也施延也

又曰莊云施于我沖子句重讀又曰二字衍逢案王肅謂重言天不可信亦通

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甯王者卽文王也

莊云甯王武王也德得通延長也庸用釋舍也言我爲甯王祈天永命惟得永延而天不可信僅止二年文王所受秏佑之寶命不幾失隊乎哀痛迫切情見乎辭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燕世家格作假乂訓治盤作般

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鄭曰皇天北極大

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以倚而
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上
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孫云率同聿詞也陳道也　謹案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
孫而六謂三宗之廟親盡則毀而明堂大禘聖賢之君皆升
配天此六臣亦與享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孫以天惟純佑命則爲句實當爲室古通王褎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孚善引孔注迪道也孚信也

今傳無之是今文故作迪事作使無有字于字李善引書亦無于字釋文奔走又作本奏

謹案純右命則承上多歷年所言之所謂命歷年也商室猶言王家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同姓之臣也恤愼也孫云小臣微者屏侯甸侯甸之爲屏藩者奔走詞也奔走毛詩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稱舉也又同艾相也辟君也孚信也稱商之多賢臣以明已之不敢辟相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　謹案謂殷之賢臣與天同壽可以保治有殷于萬億年有殷嗣謂紂也天天位也孫云滅棄也威則也滅威與命相則反天位殷適顚覆典刑雖有

輔相而殷命既隊矣今女長思其所以興亡則能保固天命其治理亦顯于新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莊云今文無明我新造以下十五字鄭讀割爲蓋按割害字之誤害曷通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釋文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莊云若虢叔五句當重讀又曰

二字衍謹案當重讀無能往來句茲迪猶言迪茲古語也

鄭曰蔑小也　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臣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　謹按朱武曹云無能能也重言之者猶大雅云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也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蔑微德也迪茲彝教謂道文王之彝訓故能使精微之德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冒馬本作勖勉也段云冒勖懋古同音

孫云昭同詔相也　謹按迪見冒聞于上帝所謂格知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說文䀎互目視也周書曰武王惟䀎莊云䀎當爲冒聞于上帝之冒古文作䀎假借字也天在上視下故曰䀎與康誥同惟冒之冒當爲勖與康誥乃寡兄勖同勖从冒亦假借字下丕冒同咸王伯申云滅通讀加克滅矣宣多之滅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莊宗伯以收字屬上讀

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莊宗伯曰小子同未在位家人之

辭收卽假以恤我我其收之之收誕無我責收者謂成德之事無乃我二人之責乎言當勉我以不及也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　謹按是時東土未定禮樂未作周公之憂方大而召公及王以嘉禾旣獻鳴鳥常聞以爲天下已安已治矣何皇皇乎君未定爲故曰告君乃猷裕不以後人迷謂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乃能御衡不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在亶乘兹大命句惟文王德丕承句

莊云此述武王之顧命以𢌿召公也言文武未竟之志悉以

命女作民之極明勗皆勉也偶輔也乘承通

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 莊云朕常作佚不允之不讀丕

謹案襄成也二人文武也合謂同志也天休茲至所謂假以

溢我也戡勝也明我俊民言與賢也丕時言太平時制禮作

樂告成大平後賢後王守之不迷而後予與女之責可紓也

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傳曰厚輔文武之道用能至于今日休美　孫云冒懋同勉也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謹按咸讀克咸厥功之咸和也文武之德未洽天下周公主陝以東而後東至淮夷海邦莫不率從也爾雅俾從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江氏聲云惠古通慧　孫云言我不智惠故嘖有煩言我惟用悲閔于天命民心之不易保卽篇首我亦不敢安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之義　謹案不惠之不讀丕惠順也猶皋陶謨朕言惠此上文予不允惟若茲誥句法正同

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莊云祇當作振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謹案言凡民之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與君爲左右相當振古如茲以丕承文武受命民而敬成其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三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多方第二十三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毛詩正月傳宗周鎬京也　謹案此成王五年詩東山序所謂三年而歸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孫云猷與繇通道也大誥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謹案大誥奉成王命以東征其辭亦出周公鄭氏謂周公稱王非也此凱還後其辭疑出成王故特加周公曰以別之四國毛詩傳曰管蔡商奄也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後宋殷侯尹民殷諸侯之不叛者降命謂下令卽指作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大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　謹案據此是圖度帝命隊其宗社奄實五十國之首惡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段云戚俗字當作慼釋文迪馬作攸云所也謹案迪攸古同部假借字迪道也訓也馬訓所是攸字本訓非假借之義今不從

孫云帝陟降于中夏有夏大其逸豫不肯有憂戚之言及于民乃大淫佚昏亂不能一日勤勉于上帝之訓乃爾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疏曰鄭王以甲爲狎段云甲古文假借字後案開遷周書有九開文開孫備大開小開諸篇孔晁注通也

傳曰麗施也謂施政教　孫云麗麗於獄也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讀麗爲羅下文慎厥麗乃勸是也言夏桀圖度帝命不能開釋民之麗於罪網者乃大下誅罰終亂夏邑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莊云丕當爲不進賮古通會顏云賮財貨也見史記呂不韋傳索隱漢書高帝紀師古注文選注恭當爲共舒江氏聲从書古文訓作荼云苦也

孫云言夏桀君臣不克善奉其衆無不遂君之欲以財賄進奉其職大爲荼毒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莊云說文懫忿戾也周書曰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夏

下當有氏字劉逵若摯欽當爲厥日厥屬下讀孫云明說文饕之重文貪也

孫云劓割言殘害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王觀察云古義與俄同聲謂衮民也段云恭當作共朱云純大也亦辭也屬下讀

謹案純一也尊也言天命不于常易姓革命之時爾多方義民世食舊德既不臣桀亦不臣湯乃不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矣惟夏桀之共職多士亦大不能勉安其祿位于民乃相爲暴虐于民至于百事皆不能通而夏自亡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孫云簡同閒代也代字或後人所增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段云據孔傳帝乙下當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

孫云愼其麗于罪者刑罰其有罪者明德愼罰要囚俱見康誥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蓮案多士大淫泆有辭焉本泆作屑泆逸屑古同音此大淫二字錯在圖天之命上

蓮案言爾君以爾多方圖天之命卽紂自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也圖天之命卽弗克享天之命矣大淫屑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也有辭有罪狀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蠲吉元反一音圭 案詩天保釋文蠲舊音圭蠲从益聲益圭古同部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 謹案言紂所登用皆四方之多罪逋逃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莊云暇鄭本作夏今古文同東晉古文从鄭讀改爲暇也詩頌武疏引作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思文疏引鄭注大誓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謹案天惟五年須夏之句子孫屬下讀

鄭曰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 傳曰武王服喪三年還

師二年　後案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洪範傳貌之不恭厥咎狂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徐幹中論引此以證其威儀說之　謹案言紂本才智通明而不念先德用喪威儀武庚本有狂狡之志武王猶冀其克念先德永保商祀故承天意立之以續殷祀後四年而武王崩成王元年遂畔二年而誅之故曰五年須暇之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　謹案此

言成王終武王之事以大一統也孟子亦以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爲周公相武王之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孫云忱信也裕道也莊云夾挾浹古通毛詩大明傳達也介善也孫云乂艾通相也　謹案夾介乂我周王猶云夾輔周室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段云屢俗字當爲婁　愛說文作㤅惠也

孫云惠順也熙廣也迪作屢數也見康誥宅安也屑逸也播

散也圖忱于心正越罔敢信于正長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釋文殛本又作極

謹案戰憚警之也

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大傳伯作賦正作政臬釋文馬作劓

江氏聲曰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 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 孫云鄭注地

官序官正師胥皆長也引此經是胥伯爲州里之伯也古文以史胥州伯官長言今文以繇賦言皆通也臬法也言汝無不能奉法謂奉正長供繇賦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謈忌也周書曰上不謈于凶德段云壁中文東晉古文增爾字上改尚謈改忌猶須夏之夏改暇以訓詁同音字也

孫云明勉也爾能勤事長上不忌疾汝往時之惡行矣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莊云克閥于乃邑謀介移多士篇內爾乃自時洛邑至在大僚三十九字易多士篇爾乃尚有爾士四十字說見多士在乃位下富接于曰告爾殷多士今尸惟不爾殺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

於孫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孫云忱信也享獻也致其歲功于王謂之獻凡民惟曰不享亦效汝不供王事也逸放也頗衺也探取也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孫云謂放流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莊云又曰二字衍當重讀我不惟多誥句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五終

仁和邵順顥
桐城姚永檠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立政第二十四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說文敀迮也書曰常敀常任段云壁中文孔讀爲伯準漢石經作辟綴揚雄雍州牧箴崔琰北軍中侯箴作贅後案鮮當作尟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其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　傳曰常所任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王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

後案據應劭漢官儀揚雄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

之職　謹案準人如傳說則周爲司寇漢爲廷尉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漢以御史大夫爲三公或改名司空其準人之職與常伯蓋三公兼分陝者常任蓋六卿牧爲諸侯之長入爲卿士亦在王左右故下並稱三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　孫云競彊也籲呼也俊髦也忱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卽皋陶所陳畢以田云二迪字當訓爲適迪卽由字由適也亦語詞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宅度古通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面上漢石經有亂字莊云丕當作不訓順通王觀察讀義爲俄衺也訓衺衺之民也今不從

謀棐謀面言以貌取人用不順德以居三事則三事多非義人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莊云弗怫通戾也步方謂之盭盭亦戾也桀德惟乃弗句往徂也君所任使往來也言往任不言常任亂世所用無常人也後當作俊字形相近而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莊云三有俊之俊今文作會下三有俊心漢石經作會孫云陟同勅丕語詞釐理也

傳曰三有俊剛柔正直三德之俊　後棐讀三英粲兮毛傳

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爲乎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暋說文引作忞彊也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謹案羞刑暴德謂任刑棄德庶習逸德謂貨利聲色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莊云欽嚴也獄戮同聲轉注字本通也夏古文作㑹與會字相近故以會爲夏卽上三有會也式商言法湯之大法也乃伻我有會式商句受命奄甸萬姓句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俊漢石經作會莊云會台也聚也言俊乂今皆聚于其官也上三有俊下俊有德之俊同東晉古文以三宅三俊相對改會爲俊不知三俊乃言會于三宅之俊本不與三宅並舉而言傳又誤解三宅經義益晦矣說文焯明也周書

焯見三有俊心或據此以駁石經然說文亦有傳寫之失以大義求之石經爲長段云灼焯同音假借字莊云論語卓爾之卓當作焯附記於此

謹案賢俊者上帝之心也文武能官人所以事天治民卽夏王之顧俊尊上帝也傳以郊祀建侯解之於義僻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王伯申云政正通官之長也下凡言立政者並同皆謂建官也　謹案古者官制六卿師保四輔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常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 謹案小尹句左右攜僕百司句

謹案虎賁掌宿衛者綴衣掌衣服者趣馬掌王馬者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内大臣内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

庶府大都小百藝人表臣百司

謹案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者周官鄭注大都在畿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謹案周官大史副二大宰尹伯對上小尹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大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

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謹案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傅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

夷微盧烝

謹案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者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夷狄無大夫本此義

三亳阪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謹案三亳究不可考鄭泥阪字以為山險之處分為三　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雜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為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漢石經殘碑有王維厥度心乃六字蓋今文無克字凡古文宅今文作度莊云俊當作會

謹案常事司牧人謂三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謹案訓順通

傳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謹案庶言者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者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慎者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於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夫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慎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總言亦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此漢石經作茲基作其今文省土也王伯申云古並音聲相近並普也偏也率聿通詞也

謹案敉撫也安也替廢也謀心也容寬也言武王率循文王安民之功不敢廢其義勝之德循其心志順從其寬容覆載之德以偏受此大業也

烏乎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莊宗伯云丕不通讀若否我其克灼知厥若否句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勿論衡引作物後案謂災物也句屬下讀

俾曰大日政小曰事 蔡氏曰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孫云乂艾通相也

謹案末終也成德之彥即九德之吉士也

爲乎手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漢石經殘碑旦以前人之微言後案微言精微之言亦微言也

謹案正長也卽有司之牧夫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謹案自古夏也宅度也　孫云出用也繹數通終也又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漢石經殘碑訓德是罔顯故厥世無于字在作哉古通東觀餘論同莊云訓順通哉載通訓成也在終也

馬曰憸利佞人也　孫云顯光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譣問也引周書曰勿以譣人無其字段云壁中文譣乃今之險字古文多假借也釋文憸又作𢙢孫云說文憸詖也𢙢疾利也譣憸𢙢同

音假借字國說文引作邦勱勉力也小徐本讀與厲同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齊語方行於天下韋昭注方當作横孫云方旁通溥也段云横充也漢石經殘碑耿作鮮書大傳洛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覲作勤耿作鮮東觀餘論亦引鮮光段云今文如是

馬曰詰實也　後案王制九州方三千里鄭注以爲殷制周公州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九服亦方萬里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　謹案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於勿誤庶獄之後示戒深矣然覲光揚烈所謂耀德不觀兵也祭公謀父之詩書眞善述先訓者哉

烏乎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謹案敬於古通列古迺字禮服附上附下附附列也鄭注等比也

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後案左氏春秋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以寰內侯爲卿士也國語已姓有蘇顧溫董則蘇公已姓也　謹案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天下亡矣敬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六終

仁和邵順額校

桐城姚永槩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顧命第二十五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律志引作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段云今文釋文懌馬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至此三十年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後案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劉歆三統術以爲十五日孔傳以爲十六日下文甲子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考其何日矣

甲子王乃洮頮水說文沬古文作頮段云今本說文多誤作湏脫収字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謹案虞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

違失事四成王疾困馮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是鄭本訓洮爲濯同音假借字也庾云洮字虛者以洮爲頮之重文後錄書者旁注之字欲衍之也此條庾義爲長

相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段云凭本字馮假借字憑俗字衛包所改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漢書人表彤伯作師伯虎臣作虒臣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爲司馬

王曰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

所封武王母弟御事蓋羣士也　傳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謹案畢公名高毛公或即毛叔鄭閻據左氏五叔無官以爲或鄭之子稱公者天子三公也蓋畢公嗣周公爲大師分陝之職毛公爲大傳也　莊曰毛伯彝王孠嗣孫左氏毛爲文昭故曰王孠毛伯嗣世爲諸侯故曰嗣孫

王曰烏乎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

孫云漸劇也幾危也病疾加也臻至也彌終也誓謹也審詳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逵漢石經作通集作就莊云案說文引在夏后之詞在夏二字宜屬上讀奠麗陳教則句肄肄不違句段云小徐本說文無夏字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疉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謹案言文武相繼宣昭重離之德奠民之附麗陳民之教法勤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集大命於中夏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莊云詷說文共也一曰譀也王篇惥愳也凝也說文借恫作譀譀訓誕非偪義也釋文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按論語孔安國注侗未成器之人也釋文音通說文大也音同意異是說文不以侗為本字也後當从說文作后言繼體之君也詷訓譀譀訓愚謙詞也迓當作禦後案祭統設同几注同之言詷是詷即同也孫云今本作侗假借字

謹案庶欲之極備極無皆天威也言予沖人敬修人事以禦天之降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泯棄逾越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 孫云悟與寤通明勉也 莊云朕當作佚訓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釋文冒馬鄭王作勖貢馬鄭王作贛馬曰陷也莊云貢當作贛愚也冒贛句于非幾茲句非當讀爲棐備也

謹案夫人言羣臣冒貢言冒沒愚戇也于往也棐備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臯陶謨曰惟幾惟康又曰惟時惟幾謂輔之於微也茲詞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莊云茲字屬上讀既當从漢石經作卽段云翼當从漢律志作翌釋文馬本王上有成字段云漢律志同

鄭曰連綴小歛大歛之衣於庭中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漢書古今人表仲作中毛作髦杜云說文爰引也與援通俾爰句逆子釗句宗當作崇終也段云蔡邕與引注翼作翌恤宅作鄭度今文也

謹案俾爰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若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呂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於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於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闇因

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

孫云冊以書成王命度法制也蓋謂喪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須江氏聲據玉藻注讀爲須狄翟通莊云狄設句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謹案相即相被冕服之相伯長也伯相即太僕正射人師也士其屬也須材者爲大葬之用記曰虞人致百祀之木狄者樂吏之賤者也狄設者即下黼扆至次輅諸事也

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扆漢石經作衣周官作依明堂位作斧依古通段云嚮俗字當作鄉篾字俗當作蔑說文引作布重莫席讀與蔑同

馬曰篾纖蒻　鄭曰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

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王曰蔑席纖蒻苹席萑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疏曰禮天子之席三重此牖閒之坐卽周禮展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則繅席畫純其下則莞筵紛純也周禮天子有左右几諸侯惟右几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斧謂之黼鄭云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孫云此綴衣卽中庸設其裳衣此重篾席上下不異故鄭云不用生時席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馬曰底青蒲也　鄭曰底致也篾纖致席也　王曰此旦夕聽事之坐　謹案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釋魚貝之種類

有八郭注今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皆文貝也江氏聲以

綴純當用官績純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　王曰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後案文王世子養老於東序燕禮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之上西鄉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西面王所本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釋文筍徐云子竹也子竹爲席於貧反段云鄭時筍筠不分後人別作筠

馬曰筍箁箬　鄭曰筍析竹靑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

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　王曰此親屬私燕之坐　後案祭

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燕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說文宀部宲藏也从宀𥝌聲𥝌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段云壁中書作宲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又云文選褚淵碑文序作野李善注引洛書天淮聽作杍今文段借字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傳曰越於也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三玉爲三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

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

玉磬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鄭曰大貝者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鼖鼓大鼓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

須獨賓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莊云路

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

北有牖無戶者曰室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一室曰木室火室

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即東夾室水室即西夾室中堂

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

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考

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考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

之制恐未然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段云輅經傳皆作路此字衛包所改綴周官典路注引作贅錢氏辛楣云說文無輊字當用墆字後漢書劉伯升傳注塾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墆段云說文無塾字而垛字注堂塾也蓋許君以墆訓垛今吳人以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垛頭又以箭垛頭爲墆頭墆之允反莊云門側之堂謂之墆蓋大夫之家塾北向則直廟堂南向則直廟門內有箭垛子弟以習射焉天子諸侯則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戒子孫也天子諸侯路寢門旁之左右墆直賓階阼階如墆中階平而不切直射侯故射侯後世名箭墆也

鄭曰大路玉路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

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後案馬以綴路爲金次路爲木惟不陳革路王肅僞孔同之與鄭異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釋文綦馬鄭本作騏戺音俟徐音士邢云戺當爲配形聲相近而誤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即今之句孑戟　傳曰堂廉曰戺　莊云今本說文誤以巸與戺爲一字異體爾雅落時謂之戺戶樞也說文巸廣𦣞也从𦣞巳聲此經當从𦣞不从戶傳曰堂廉曰巸是也古者天子之堂內階其堂廉有似八兩頤內陛似口故名堂廉爲斷也、謹案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詳戈戟圖考上刃刃向前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後案鉞俗字說文作戉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後案說文垂遠邊也蓋東西夾旁

之兩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鈗說文引作鈗云侍臣所執兵也段氏據廣雅玉篇廣韻無鈗字疑說文此條爲徐楚金增入鈗讀如允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傳曰側階北下疏曰側猶特也　謹案鄭以爲東下階據明堂有九階之制傳謂北下即禮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之制自小寢適路寢必由側階當以傳爲正也王自翼室易服由西戶至東房降側階下堂出賓階隮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後案說文阜部無隮字詩書之隮當作躋謹案石鼓有隮字是籀文小篆作躋蓋說文脫耳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由西階升不敢當主　後案周冕服九章黼裳當其弟八司服注毳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當是毳冕之裳刺黼黻二章者下蟻裳彤裳皆無文疏云對從吉不純如祭服也　謹案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由賓階隮則鄉殯而即祭主位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後案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卿西面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在中庭之南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莊云同瑁是古文䍐冃字之譌詳五經小學述

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虞翻別傳云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第一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　後案鄭注闕略推其意同謂圭瓚盛鬯酒故以爲酒杯也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義也　孫云白虎通說圭瓚秬鬯取金精玉德芬芳之意以銅因玉瓚飾金爲名江王說是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莊以御王絕句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疏云命女嗣句訓臨周邦句君字衍燮和天下卽率循大卞重文率爲燮大爲天卞爲下和是燮之訓循亦率之訓本文當以率大卞爲何無循字謹案堯典於變漢孔宙碑作於卞是今文以卞爲變也變與變形相近隸古定本或以卞字釋變字轉寫者誤爲變耳率循爲轉注循順爲同音假借循變卽節哀順變之意詳經意當衍率字變字謂順大變和天下以天下爲重用對揚文武之明訓也

王曰大卞大法　謹案繼體之君稱后謂成王末終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謹案古能而通用壁中古文蓋作而孔安國讀爲能也而字當衍

謹案忌戒也卽敬禦天威之義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同白虎通作銅莊云同瑁作𦥑下同字皆作𦥑江氏聲云宿當作莤說文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春秋傳曰無以莤酒案當爲摍引也音同莤咤說文作託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釋文咤作託與說文音義同王孔並同馬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宿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後案酢當作醋酢字隸楷互錯莊云二同字皆當作𦥑下同

謹案上宗告神饗也傳謂讚王曰饗福酒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疏因增出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諸儀江氏聲據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謂勸彊王嚌酒皆非也疏又引祭統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則是

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璋瓚可特名璋也以酳者既亞獻則自酳也周官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酳也注謂臣獻尸尸不酳臣臣自酳也茲成王未葬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酳傳謂報祭曰酳酳訓報本爾雅不得訓報祭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謹案宅當作詫奠爵也

後案此言祭謂奠之地也太保既亞祼自酳將飲福酒復祭之地也說文嚌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鄭注嚌至齒啐入口此則嚌而不啐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莊云收當爲以字形相近而誤以諸侯出句廟門俟句

謹案大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

門候者侯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於廟周公宗祀文王為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於是行焉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謂殯之所處皆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爲一篇馬鄭王本以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後案馬鄭王本爲孔氏之書今本乃東晉妄改謹案當從伏生本

謹案應門之內謂治朝之庭中王以成王在殯未可之文王廟行受終之禮故出畢門至治朝之庭辭諸侯也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白虎通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段云此今文異文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段云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實諸侯也

後案庭實惟國所有不在圭馬璧帛之內傳非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莊云嗣當作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王義辭句德答拜句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稽首而已　莊云義辭謂尚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

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說文羑或作誘或作䛆古文作羑進善也

馬曰羑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說文敷故也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謹案寡當為宣易說為寡髮虞翻本作宣列女傳以邶栢舟為衛宣夫人作御覽宣作寡形相近而誤也陳氏奐曰寡特也朱武曹據緇衣鄭注寡當為顧聲之誤也此取篇末二字名篇馬鄭本言如此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謹案張皇六師即立政克詰戎兵之義成康之閒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安樂則怠惰忘創始之艱難四夷強侯將有不軌之志則文武之鮮光大訓幾敗壞矣故羣臣進戒嗣王首以天黜殷命文武之大受善道在能撫安西土成王終協賞罰戡定武功以施於子孫而要之以張皇六師無忘宣重光之訓也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亦此義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還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疏曰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曲禮疏曰厥命成王殯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　孫云既稱予一人又稱名亦以未踰年故　謹案古者三年之喪君不言此誥亦史臣所作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莊云丕平句富不務咎句釋文馬讀底至齊句

謹案丕平言致太平也務猶言當務洪範曰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言文武致太平錫福不及於用咎謂善人是富也底止也齊中也止於至中誠用光明於天下端正也訓順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孫云綏說文作緌繼也

王觀察云在謂相顧在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孫云恤收也

若善也轉稱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引此無反字

鄭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謹案白虎通曰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即位之禮禮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蔡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又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冊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襲冕黼裳卽祭主位告祭之禮祝朝夕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於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禫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禫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禫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大宰大宗大祝皆禫冕是無於禮者之禮於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於節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桐城姚永槩